

一个人如果自杀身亡,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必须将自杀者的遗体送到法院受审。

奇怪的死刑

在那些组织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五花八门的死刑可能令现代人瞠目结舌。在这样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宪法和刑法,而只有私法,连杀人这样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引来政府的制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政府。被杀者亲属自然地担负着复仇的责任。而复仇的对象并不限于杀人者本人,如果被杀者亲属有机会对杀人者亲属下手,那也算是复仇。一些氏族或者家族就这样复仇来复仇去,于是造成了“世仇”。

举世无双。也有杀人者为了避免遭遇复仇,愿意用赔偿财物的方式了结仇恨。在既没有复仇也没有赔偿的时候,这两家亲属绝对不可以在一起吃喝,不但如此,连在第三者家里相遇并吃喝也绝不可以。这种禁忌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一旦发生就必须将当事人处死,这个社会认为这样的人必须处死,而没有饶恕的余地。非洲中部的努尔人部落,在20世纪的上半叶还使用着这样的法律。他们事实上已经不是典型的原始社会,英国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已经在那里统治了很长时间。原始人对具有财富的人非常尊重,他们常常选那些富人当酋长(说是选,实际上常常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富有的酋长经常设宴招待大家。如果酋长很吝啬,积累了财富而不同时拿出来让大家分享,那么大家就会将酋长处死。有的酋长就因为散财晚了一步而一命呜呼。

在非洲约卢巴,氏族内部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一个老年人集团,他们常常选出一个行政长官,作为这个老人集团的傀儡。表面上看,处理行政事务的是他,实际上他事事都得听从老年人集团。如果长官不愿意与老人集团合作,老人集团就以神断证明长官继续任职有违神意,并给他送上一包毒药。对于个人积聚的巨额财富,老人集团也不会轻易放过。如果某个暴发户舍不得通过约定俗成的渠道将财富的大部分贡献给社会,老人集团便会找一个刑事罪名控告他,并按照民族传统举行一个神断。因为在非洲,一切案件最后的判决权都在神而不在人。当这个倒霉的富人被召来举行神断的时候,老人集团早就做好了神签,无论抽到哪个签都会显示:神认为你有罪。于是这个富人立即被处死,他的财产由老人集团和行政长官瓜分。非洲阿散蒂人有一

古人饭后,只漱口,不刷牙。讲究些的,也不过像《红楼梦》里的公子小姐那样,在漱口之前,先用青盐把牙刷一下。所谓青盐是一种块状的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但是杂质很多,不能吃。擦牙的青盐雕成棱柱形,红黄褐色都有,模样挺像石刻印章。估计贾宝玉就是拿这“印章”往牙上一按,来回刮几下,然后喝水,咕嘟嘟,把水吐出来。一块青盐擦一次肯定用不完,擦完了放回去,下回吃完再擦。

子的多。抛开恶习不谈,清洁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或许青盐和竹子能防治龋齿和口腔溃疡,但是清新口气的效果并不明显。据说清朝的男人去青楼嫖妓,吃完花酒都要再叫一盘炒栗子,究其原因,无非是想除异味。再往前说,唐朝人也不刷牙,甚至也不用青盐和竹子片,时间长了,饭菜的碎屑积在口腔里,被细菌慢慢分解,散发出阵阵臭味。如果碰巧再有点点胃酸、胃胀、胃溃疡什么的,那口臭就更明显了。

如明代开封人宴请宾客,饭前必有茶,饭后常有汤。茶无非是开水泡茶叶,汤一般用花椒、茴香、砂料和甘草配料,放水锅里煮,煮开后,客人们一人一碗。茶用来开胃,酒呢?自然是用来解渴。清朝的北京人爱吃零食,特别是嘉庆年间的男人,身上常挂一荷包,荷包里装满胡椒粒儿,会客之前,那手先伸进荷包里,捏出一粒胡椒粉,搁嘴里嚼。见人说话,一嘴的胡椒粉儿,把口臭盖过去了。胡椒很辣,吃多了上火,除此之外,其功能跟我们的口香糖颇为类似。

古人的“口香糖”

同为弃妇

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

这期间,徐志摩没追上林徽因,却与陆小曼完了婚。张幼仪并没有在这些情爱悲伤中沉沦,她在用行动证明离婚并不可怕,比离婚更可怕的是做那把秋天的扇子,让别人当她不存在。

朱安和张幼仪的遭遇有些类似,都是包办婚姻,嫁给写字的人。一个嫁的是一代文豪鲁迅,另一个嫁给著名诗人徐志摩。他们对她们都不好,鲁迅一生都没有与朱安圆房。徐志摩与张幼仪的性生活是为传宗接代。

张幼仪给徐志摩生了孩子,被弃的遭遇依然没有改变,徐志摩就是不喜欢她,无论她怎么努力。于是,张幼仪放弃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其实,她也可以不拍胸脯,比如她可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也可以不在签字后,在徐志摩父母的膝下反悔。她却并没有如此。她是不愿做那把秋天的扇子,忍受不爱的凌迟。

着自己的韧劲儿,努力把大先生往自己身边拉。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一处院子,接母亲同住,问朱安愿意不愿意过去。如果朱安想结束这种守活寡的生活,不再跟过来,鲁迅也是愿意的。然而,朱安非常乐意跟过来。

朱安明白,大先生并没有要与她同居的意思,她只好委屈着,依然讨好着他。那以后,鲁迅与她分居,不穿她补的衣服,却在她的生病房时带她去看病。无疑,鲁迅这种做法是残忍的。如果对朱安到底,也许朱安会死了心,是他心内偶尔的不忍,比如不娶妻,让朱安搬来同住,她生病的时候带她看病,无疑让朱安觉得大先生对她还是仁慈的。

于是一天,鲁迅说有一种糕点很好吃,朱安马上接口说她也吃过,是很好吃。本来是来想讨鲁迅高

兴,却哪知这种糕点是在日本吃的,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朱安也亲眼见过鲁迅温情的一面。搬到新院时,他教邻家的一对姐妹做运动,两个姐妹长得好看,年轻,做起运动来很好看。朱安看着,羡慕万分,也跟着在一旁扭动身体,而她裹着一对脚,扭动身体的样子很难看,鲁迅扭脸看到,更是厌恶她了。

鲁迅对朱安采取的态度是当她不存在。他内心为这桩无爱的婚姻痛苦万分,却不说离婚。他明白,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来说,抛弃她就等于把她往死路上赶。

朱安要跟过来,鲁迅只能接纳她。最可怜的是朱安,还以为大先生有了与她在一起的意思,晚上铺好床被,等鲁迅同睡。哪想,鲁迅看到铺好的床被,心头的火一般涌出来,他掀掉被子,闹着要回木匠房。

朱安明白了,大先生并没有要与她同居的意思,她只好委屈着,依然讨好着他。那以后,鲁迅与她分居,不穿她补的衣服,却在她的生病房时带她去看病。无疑,鲁迅这种做法是残忍的。如果对朱安到底,也许朱安会死了心,是他心内偶尔的不忍,比如不娶妻,让朱安搬来同住,她生病的时候带她看病,无疑让朱安觉得大先生对她还是仁慈的。

最长的就职演说

自己写就职演说稿,但固执的哈里森坚持自己写稿子。在韦伯斯特的一再坚持之下,哈里森终于答应让他修改自己的演说稿。韦伯斯特发现,哈里森的稿子里几乎没有提到美国事务,而是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古罗马的历史,还多

处提到“地方总督”。第二天,精疲力竭的韦伯斯特回到家,一边叹气,一边对女主人说:“我杀死了17位罗马总督,每一位都像胡瓜鱼一样不留一口活气。”尽管韦伯斯特对演讲稿做了大量的删改,但哈里森长达万字的就职演说,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总统就职演说。3月4日,68岁的老将哈里森在寒风之中站了将近两个小时。寒风中的人们冻得发抖,而光秃秃的哈里森站在台上絮絮叨叨地讲了两个小时。一个月后,哈里森总统又染上风寒,很快转为了肺炎。4月4日,仅仅担任了一个月总统的哈里森黯然逝世。

美文闲读

80年代

明星。如今,她们真的过了气,一个徐娘半老装着脸,还敢演七八十的角色,不得不让人佩服。也许是整了容,并不见她怎么老,进过监狱,和比自己小十七八的阿峰结婚离婚,时光催人老用在她身上一点也不合适,她的天性就是放肆的野,所以,必须折腾,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张蕾却真的让人感慨。那么早出了名,十九岁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二十一岁结婚,到了澳大利亚,被男友骗了财,二十年后再回来,江山不是她的江山,天下也不是她的天下了。多少歌星冒出来了,后浪会淹死人的。她老了,三十几岁的女人了,还是那样笑着,却多了温和。她火不起来了,跑到二线电视台去做嘉宾,样

样淡定,唱着那样的歌,掌声寥落。看到这里,真有些哽咽,曾经,曾经我这样喜欢着她。离了婚的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很大了,比她还要高,她露出母亲应该有的恬淡笑容,不提当年勇。那是我记忆中的80年代,光辉岁月,如此让人难以忘记。如果80年代是黑白片,那么,它那么干净纯粹那么动人;如果80年代是彩色片,那么,它是饱满的那张画,沾着很多人的青春和梦想。如同我的一条喇叭裤,我一直放在箱子底,八九寸的裤角,夸张到难以承受,我知道,因为那时我们太郁闷,所以,用裤角夸张了心情。可是,我真的开始怀念了,这种怀旧有关青春,有关我过去的岁月,虽然我知道90年代才是我的青春岁月,可是,80年代那轰轰烈烈的一切,你叫我,如何忘记? 摘自《博文博览》

街头的睡姿

柔和地洒在他的身上……工地附近,一个头戴安全帽的男人,席地而坐,靠着自行车的轮子,睡着了。他的身后,是城市高耸气派的楼房……车站广场前,一群人,杂乱无章地依靠在一起,睡着了。可是,你认真看看,就会发现,情况一点也不混乱,最中间的男人,是最主要的支点,他仰天靠着铁栏杆,两条腿叉开,人趴在另一条腿上;而他的右胳膊,支撑着一个女孩,女孩的腿上,枕着一个小伙子的头……这些街头的睡姿,都是高难度的动作。一张椅子,一堵墙,一个角落,一只膝盖,一顶安全帽,一辆车,一块木板,一张报纸,一块石头,一棵小树……都可能成为一

种最不舒服,在文明人看来一点也不雅观的姿势,打个盹,休息一下。他们总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梦乡。是的,这是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也是最不设防的姿势,难怪连黄头发蓝眼睛的德国人哈格曼也感叹不已:“熟睡的中国人体现出来的那种平静、弹性和适应性以及他们为中国复苏作出的贡献,让我深深着迷。”我一遍遍地看那些照片,那是一张张我非常熟悉的面孔,他们与乡下的老父亲、堂兄弟、邻家小妹,多么相像。我忽然想,与心事重重辗转难眠的人比起来,能以这样一种困难的姿势,坦然入眠,多么快乐;与生活战火之中或尔虞我诈梦境中的人比起来,能在城市街头无牵无挂,安然入眠,多么幸福。嘘,小声点儿!他们睡着了,请别惊扰他们。 摘自《北京晚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h1616@sina.com

中汇传媒 倾情奉献 精品图书 藏品特价 郑州三环以内免费送货